

讀書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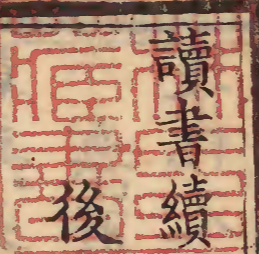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五	一	六
一	九	一	六
九	二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一	六
九	二	一	六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6	
冊數	9 (6)		
函號	299	61	

共九冊





讀書續

錄卷之一

薛文清公全集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學

零

都

李涑

校刊

李一松

何文孟

李

濬

何文彬

劉應唯

胡時靖

黃

門

劉乾鯨

高甲

劉乾亨

羅伯榮

溫

傳

易懷儲

謝延位

謝民吾

謝建治

全校刊

易孔贊

丘循周

梅國棟

管一巽

胡夢蘭

丘德彰

張學思

黃汝克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

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

讀書後

太和

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于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款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助云河東薛瑄謹識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造化生物皆乾為之主而坤則無所為惟順承天施而已

造化人事皆以靜為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直

遂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醇醇天下萬事天地常久之道元亨利貞而已天下常久之理仁義禮知而已

天地萬物皆自微以至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乾元是氣之統體無所不包故曰統天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為屈感得呼來為伸呼之極為伸又感得吸來為屈吸又感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無端與晝夜寒暑相感屈伸同一理也

朱子太極圖解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易之變易流行者也又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易之交易對待也朱子所謂易有兩儀者如此

凡人動為震靜為良健為乾順為坤與夫入為巽說為兌之類皆易之用故易之于人也周徧而無窮民之於易也隨取而各足

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是則卦爻之法象無非模寫天地陰陽之實體而已卦爻未盡時至虛至靜之中而卦爻之理已具及卦

爻既盡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具于卦爻之中故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卦爻分明是天生的聖人不過因其自然者畫出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言陰陽則徒知太極為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濁之殊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陰陽而不言太極則徒知陰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而不知太極為至善之性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雖然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陰陽不在太極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為二則非矣

靜聞鳥鳴風韻以至萬響皆至理寓焉

泛觀天地萬物之有形者何往而非是道之所寓程

子所謂顯微無間者當默會之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

言有易道存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就水言道之

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也所謂道體止在水

上水尤易見道體故發以示人

邵子詩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乃形容陽稚之意

元者善之長也即亨利貞無非善矣

仁道至大是萬物皆仁也看來天地之道只一元字

都括盡人道只一仁字括盡

朱子論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

動靜無時不然而太極無時不在

太極即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太極之有動靜即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即亨利貞

也

中庸章句序繼天立極繼字是從易繼之者善字來

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以身立極于天下

故謂之繼天立極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竊意良其背一句是統說良止也惟止得其止故靜則不有其身動則行其庭不見其人故彖傳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上十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可見良其背一句是綱下面却分作兩支說良其背是止之本下面兩支是止之效

朱子曰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于我而得之矣此忠恕違道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道即其不遠人者率性而已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忠恕違道不遠

所為悖理悔吝之應如響故曰從違凶

四陽在內二陰在外為大過四陰在外二陽在內為

小過

得意忘言乃知讀書不可滯于言辭之間當會于言

辭之表

言所以述理不述理之言其可尚乎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于四德無不

統仁于萬物無不該

理學不明無往而不陷溺于異學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

理明心正即所見所行皆出于正

聽人之言即知其心之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書有禮

也夫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于惡楚不能討其罪

而戮之復納于陳謂之有禮可乎左氏學識之淺

深可見矣

程子曰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蓋道即

仁而義即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外又有義也

故程子云然

非知周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感

河圖之數木火土金水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在人肝

心脾肺腎仁義禮知信萬理咸備

文王後天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正河圖火水木金

之位也

河圖之數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五行木

火陽金水陰就五行觀之一行又各具一陰一陽

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為陽而六為陰地二生

火天七成之二為陰而七為陽之類又為木之甲

乙火之丙寸之類皆一行各具一陰陽也
四夷來主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故雖微
而遠人歸徃之效甚大
聖人萬蒸而天下平二帝三王之治皆原于此
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即朱子所謂已定之形已成
之勢則固已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作為于
其間也

畫前之易即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渾養吾一一即主敬也
致中致和為難渾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心無所主即動靜皆失其中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默而觀之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

漠然無所動其心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

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程子曰謂之變則堅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說何其誕

邪

必首出庶物而後萬國咸寧也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知是也在天為天理在聖人為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妙道精義著見于聖人之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體認得分明乃可見道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

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偶見日影之移與川流之意同

鑿穿孔也柶刻木端所以入鑿也不量其鑿而納柶

其能入乎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即是充塞

天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即是貫

徹古今

太極即理也性也故朱子太極圖解節節指出性言

之
太極性理之尊號

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知太極不外乎此也

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仁義禮知皆中也此專言中也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此中只是禮之一德偏言之中也專言之中是未幾之中偏言之中是時中之中

天人合一流通往來之理無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人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于外而氣象卑陋矣

不知仁義道德為美其所事者皆外物也心役物不

一可役于物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即畫前之易也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聖人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正欲人各舉

其所知也必欲舉人皆出于已何以公天下取人

之道乎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率仁義禮知之性謂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為本心之
全德求仁得仁即仁義禮知在其中而率性之道
不外是矣

只循理便是行道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
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
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
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
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
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即中無主而天理不

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即物來填塞于中
敬而和處衆之要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為主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霍光小心謹慎沉静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易于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為八月遯卦二

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設

于前而不應于後者視天為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聖人凡事皆謹于微始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道者率性而已皆出于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

本領之學天命之性是也

守約施博體用之謂也

守約歛之退藏于密施博放之彌滿六合

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也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犀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伊尹周公但能輔其君為太甲成王而已固不能輔

之為成湯文武也

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

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命之流行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以道

體告子貢而子貢未喻也

默識心通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不為物累覺滯身心甚輕

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然無存

矣外物果何益哉

天地之塞氣也形而下者也天地之帥理也形而上

者也氣也理也渾合而無間者也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義與正為靜中與仁為
 動以中與仁為動是以中仁之用言也
 只為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有為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
 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莊生各有儀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陰陽迭為消長夫之後姤即繼之泰之後否即繼之
 剝之後復即繼之此即吉凶貞勝之理

嘗提省此心勿令昏殺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無忘無助即天理存
 心切不可外馳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
 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即應事不錯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故聽不外馳即無知誘
 物化之失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幾皆由於此檢察身心
 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脩
已第十失也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于世如王
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
其圖象至邵子滄先夫圖于希夷而後圖象始明
易圖象本原至邵子復明

因見園中荅草茂盛曰此即顯諸仁也

窮通醜好之說士大夫所當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彌滿于天地之間皆顯諸
仁也而其所以然乃藏諸用也

粲然者顯諸仁隱然者藏諸用

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天下定矣

四夷來王本于無怠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
也

三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又哲謀聖

乃踐形盡性之學

朱子曰道則天人性命之理天命元亨利貞也人性

仁義禮知也理統性命而言天人之學貫于一

收歛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

有力

凝之靜密自不外馳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騫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

理咸具于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

人之動一靜即陰陽之動靜也一動一靜之理即

一陰一陽之道人能順動靜自然之理即與陰陽

動靜之道相合矣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

仁義之極蓋太極動而為中與仁靜而為正與義

即太極之全體也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

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化者天地之化一過而無迹如陰

陽之變化是也知陰陽之變化則凡率性而行見

諸事為之間者無非天地之事猶孝子之善述其

事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神者妙而不測如天命之

神明是也有以窮之則吾性之全體無非天地之

志亦猶孝子之善繼其志也化以氣言故曰知化

則善述其事志以理言故曰窮神則善繼其志謂之知猶知化育之知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也謂之窮則洞見天地之心猶易所謂通神明之德心與之相合無一毫之間也如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道體之吾身而有動靜五常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體之吾心而有健順五常之性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然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皆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

天理即窮神善繼其志也

剥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夫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為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夏至成一陰爻而為姤聖人則有羸豕躑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

剥窮于上而陽生于下夫決于上而陰生于下以此見陽固未常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陰陽消息相

因之理微矣

仁義禮知道也道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木
原出于天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為人所能為者人有不能為天
所能為者此其分殊也

太極性理之尊號道為太極理為太極性為太極心
為太極其實一也不可于中正仁義之外求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舉中庸之義而約言之是
無極太極之理中庸言之備矣

道是自然之理不待盡已推已而後然未至于自然

之理誠能盡己之忠推己之恕則至自然之理為
不遠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天之晝夜陰陽人之語默動靜皆與道為體運行而
不息也

仁即道也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道也

明道作字甚故曰非款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
然

河圖木火土金水即人心所具肝心脾肺腎之形仁
義禮知信之德是人心上自有河圖也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萬化之本原中也一心之妙用和也聖人之能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學問之極功言復聖之事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王道不過如此此理在天未賦于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謂之性故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

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言其實一也

時中即性之發而為情中乎節者便是性即未發之中也

太極既無聲無臭而又可圖之乎當默識于圖之表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背馳者正緣忘于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不忘于操存省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萬物惟其同一氣故皆同一理

一氣一理渾然無間萬物各得一氣一理分之則殊
合之則一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靜即中庸立天下
之大本也

三經五常為萬事之本經常立而萬事舉唐虞三代
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

中是道理得其恰好處
太極即易書詩春秋禮記四書所言性天道之理非
性天道之外別有太極也

守約是守此心性之理施博是推此心性之理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道也

已歆立而立人已歆達而達人仁者之事小人反是

誠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誠也聰明睿知

生知之資而具仁義禮知之德即性之之聖人也

萬物並育道並行大德敦化太極之體也不害不悖

小德川流太極之用也

天道流行而賦于萬物其流行者即繼之者善也賦

于萬物者即成之者性也

渾然性理無方亦無內外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天人一理同條而共貫者也

格物致知到豁然貫通處即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

中者天地萬物所全具之理和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只中和二字包括無窮之理其要只在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始者氣之

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始乾元為氣之始即資坤元

為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無所作

為惟承順天施而已

朱子曰道者天理之自然中而已矣是則中者其道理之總名與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

焉必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于此而己舍

此皆是俗學

讀易謹察象占二字斯得易之本義

苟卿之托身黃歇楊雄之失節莽賊皆非知幾者子

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知幾乎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于太極圖見之

一貫而中和之義

程子皆忠恕所以明聖道之體用

一貫之妙子太極圖見之

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此實春秋之本義

顏子幾于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即至著之象顯至微之理無物不然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

為心朱子論仁本于此

咸其輔頰舌及其輔言有序悔亡蓋言之失得可見

天地自然之易所見皆是

天地陰陽晝夜四時人物男女萬物始終皆真易氣

滿六合貫徹乎古念也

象數自河圖始滿天地間無非象數也而理在其中

顏子犯而不較蓋不知物我之有間常人纔有觸即

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犯而不較最省事

只可潛脩默進不可求人知

待人而人不信只可自及其忠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

大之秀氣也與此言與太極圖頗相合

律呂律法也迄也呂一也助陽以宣氣也統天地萬

物氣之變化

大下古今萬物萬事皆陰陽之變化而理為之主
天地間只一氣因有動靜故有陰陽剛柔之分先儒
言之詳矣

舉目皆實理實氣此外無一物

程子言天本廓然無窮知此則道大無窮一日之矣

只順理而行都無一事之勞擾

順理心安身亦安矣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一生事端

進脩皆分內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為善求人

知者皆非為己之學也

韓子曰未聞響大而聲微者也故君子務求響之大

而不可急于聲之大

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動其補過之心可以無咎此

日新之要

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于此憂

懼豈復有悔吝乎

凡事皆能謹于幾微則不至于差之大矣

四時行百物生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息也

太極有能生兩儀四象八卦加倍生生而不空已所
謂生生之謂易也

卦爻皆陰陽奇偶之變易皆氣也而太極理也理不

雜乎氣故一卦一爻皆有太極焉

卦爻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朱子解曾點言志處有三節其曰曾點之學蓋有以

見夫不款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

其動靜之際後客如此此一節言其應對之際也

其曰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

之常初無陰已為久之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其

曰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

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此一節又是想象曾

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天地氣象也

誠者聖人之本誠為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

流行也天命為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

在性為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為太極聖人定

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即太

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即太極以妙用而言謂

之神神即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即太極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為太極喜

怒哀樂謂之中中為太極心統性情心為太極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為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為
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尚萬理
之總名也與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
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
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大傳曰初率其辭而檢其方既有典常為非其人道
不虛行朱子曰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

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則凡聖
賢之書無非度天下之理必神而明之則人與理
為一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耳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融會貫通之謂也
神而明之亦足以發之謂也
至神而明之乃有深矣
陰陽有實體有實氣天地者陰陽之實體也寒暑者
陰陽之實氣也然實體實氣非有二也
知言則知人纔聽人之言便知其于是理有是非
常存心于義理久久漸明存心于閑事即于義理

味矣

無忘無助長最切于日用之功而無忘尤急處事最要妥帖安善即無瑕隙之可議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須謹守此訓斯無失言之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子貢尚如此况不及子貢者乎

交馳于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寡矣

一切外物放下緊繫于身心上用功斯得近裏之效矣

故下一切外物覺滯心閑省事

人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貞誠之復天人合一之理也

理之散在天地萬物各殊者小德之川流理之本于一源深遠不已者大德之散化小德者即大德之分大德者即小德之具體用一源非有二也

朱子曰鬼神謂凡音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蓋生也伸也來也皆神也成也屬也往也皆鬼也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慮者矣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則有降衷秉彝之性
物之理則有水火木金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
當然之理于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
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知之性
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
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
天命無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曰理曰性曰命雖
無彼此之殊曰窮曰盡曰至則畧有先後之序矣
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凡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則在乎人也

內史過曰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
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為天也
天乃陽氣之實體地乃陰氣之實體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充塞宇宙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聖人性之而無不盡賢者復之而
求其至凡民則日用而不知也
中只是性情未發已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便是非

性情之外別有中也庸只是此中平常之理便是
非中之外別有庸也已發之中無過不及者處便
是和非已發之中中節之外別有和也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無全
牛矣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
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古人云自勝者強
抑暴猛之氣克己之欲皆自勝之強也彼血氣
之勇烏足謂之強哉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偏執己私而不能從善者由無

克己之功也

異端邪說之說欺惑萬世貽害萬世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
之變聖人處不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
天理之當然而已

程子曰古之為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知乃道
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
情即學道也

太極涵萬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萬物分太極物物
各具一太極也

即天地萬物觀之渾然一理遠通大小之間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天地萬物分而言之天有太極地有太極物有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太極之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上下四方無一毫空缺之處而天地萬物自不能外此太極常包涵乎天下萬物如大海之水包涵夫水之百物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太極也

惟其萬物統體一太極故萬物各具一太極

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安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命有以理言者天命之謂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死生有命是也
數自河圖始理在其中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不度事勢之可否故長作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陰陽之變所謂易也而一卦一爻之理即太極也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朱子解曰太極本
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太極即在陰陽之
中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朱子解曰
五行各一其性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其中是太極即在五行之中也以太極生兩儀言
之兩儀陰陽而太極無不在即所謂太極本然之
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以兩儀生四象言之四象
即水火木金而太極無不在即所謂五行各一其
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無不各具于下物之中也
由八卦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無

非奇偶陰陽卦卦有太極爻爻有太極氣之所在
理隨在焉夫豈有虧欠間隔哉
太極自能生兩儀四象八卦加倍生生而不已所謂
生生之謂易也

聖人與曾點言志處全在言外蓋曾點當春氣和煦
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回流不息
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時此時曾點之心即對時
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設之三宗與文

王無逸而故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帝王生則逸逸則不故也故享年不永

天之道只是陰陽之理入之道只是動靜之理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已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于此哉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克塞宇宙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性之者聖人也復之者賢人也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

天理元亨利貞也民彝仁義禮知信也天理民彝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有已發之理具故不是先已應有未發之理在故不是後

元亨利貞古無此名至文王彖易乃立此四言以釋乾卦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文王意謂乾道大通而至正筮得此卦六爻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於正固乃可以保其終也至孔子為傳遂分為四德元為始於時為春亨為通於時為夏利為宜於時為秋貞為正固於時為冬此即

天理之流行而賦于物者所謂天所賦為命也是
命賦于人為性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貞為知所
謂人所受為性也率是性而行所謂性道也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周
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
其理于圖像之表苟只于圖中游意以求之又焉
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天命即天理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解曰
常自省察使其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
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太極只是性朱子曰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
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
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又曰天下無性外之
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渾融而無間也則太
極只是性可見

朱子曰生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
以類而凝聚而成形焉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真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
仁義之極是則太極即中正仁義也四者之外別

無太極

太極合性命而一言之其致一也

先儒曰凡有形者皆為氣無形者皆為密而密即理也

凡涉於有為者皆氣其無為者道體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隨處見之

性理難強以語人可語者必其人也

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夫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

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也

素履最吉以其不為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

否為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

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

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

也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

元亨利貞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

極靜而陰也太卦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

五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不存即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性理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也道之大原出于天聖賢發明其理言各不同而理則一也

庖丁解牛而技經肯綮之未嘗者只是處事順理自無齟齬也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平常是蓋不偏不倚解五性渾然未發之中無過不及解性發為情各中其節之和庸即性情未發已發皆平常之理非性情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性者萬善之一源即無極而太極也天命天道天理天性天德一也天地間可見者皆造化之迹其不可見者密也太極圖五行各一圈雖曰各一其性各一太極其實初無空缺處但自統體者分之各有太極耳

女萬物各有一木極亦如此

太極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分而言之天地人雖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則統體一太極也

道無所不在故莊子有道在稗稗蟻瓦礫之類之

言程子言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亦有之此類是也

鬼神字始見于書而詳于易大傳

陳北溪曰如鼻中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

體那聰明便是魄

太極上一圈是天地之性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各一

太極是氣質之性然氣質之性即天地之性隨在

氣質中非有三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如在父子

有仁在君臣有義之類是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

其宜所謂義也

隋文聽獨孤言以廣易勇晉武聽楊后言不易秉後

來皆致亂婦言可畏如此

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者人皆知之仁義禮知

之粹然人與物異者知之者鮮矣

中庸言道皆率性之謂也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盡則性情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日用求中庸之道者不外乎性情得其正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蓋養性情即求中庸之道也人纔動便有差只是妄動不妄動則不差矣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學者之通患也朱子曰五性之殊散為萬事是萬事皆一性情即太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神之伸也靜而生陰鬼之屈也屈伸相感動靜相因循環無端易之謂也

太極通書皆相表裏

朱子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神武得其理而不做其物之謂又曰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

朱子曰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養性情便是為善便是學道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信之性妙用顯行是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情
全體呈露是大德之敦化妙用顯行是小德之川流
全體呈露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妙用顯行是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
交人而不敬信者只當反求諸已
善莫大於取人之善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
意
性情之外無道
性者道之體情者道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朱子解剥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為精密
易只是陰陽剛柔仁義三極之道一太極也
仁之道大仁即天地之元也元於天之四德無不統
仁於人之四德無不貫其大可知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即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也
人之寐陰也闔也寤陽也闢也一寐一寤一陰一陽
一闔一闢即所謂易有太極也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二物道有體用不可分體
用為二致

渾然天理而與物無間道器合一也

左氏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此言猶有
先王之遺教焉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
天命之性也

君謂敬德之言不二而足則古大臣告君之本端在
此矣

萬物統體一太極理一也萬物各具一太極分殊也
舉天下萬物總而言之只是一理即理一也就天
地萬物分而言之各有一理即分殊也理一貫乎

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曰命天命也天命即
元亨利貞也永言配命即已之仁義禮知之德合
乎天命則自然順理而多福矣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與天地合德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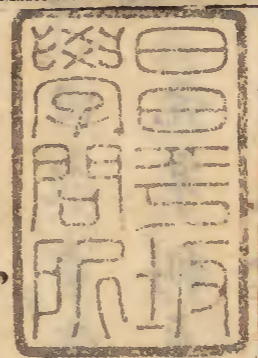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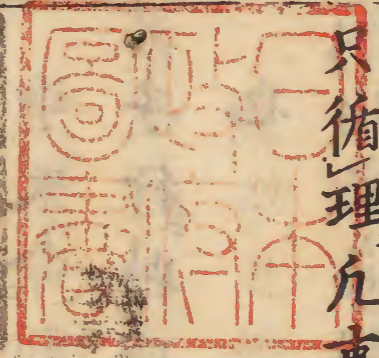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
好直言必及於難後伯宗果為三郤所害伯宗之
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仁為天之尊爵則禮義知信皆仁所統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只是見理透徹學不明所見皆淺末之事

脩道之教正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

只循理凡事無不順序



讀書續錄卷之一

